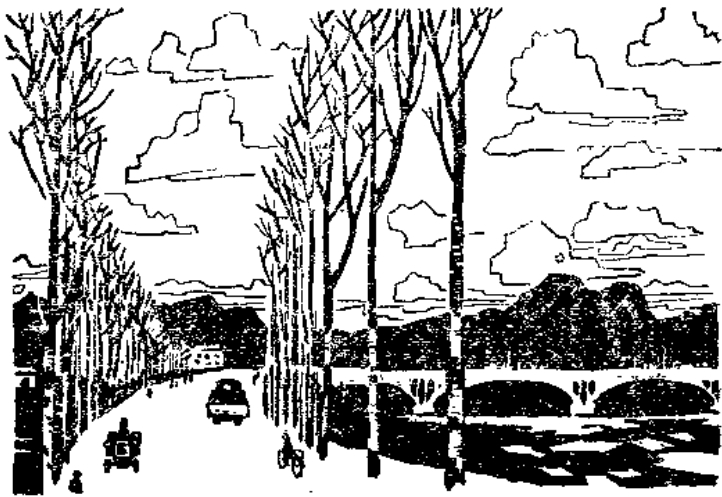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一 章	春寒时节	2
第 二 章	初试锋芒	15
第 三 章	新的事物	29
第 四 章	汗往哪流	37
第 五 章	风狂云涌	48
第 六 章	斗争到底	64
第 七 章	扬鞭跃马	84
第 八 章	熊熊烈火	97
第 九 章	唇枪舌剑	114
第 十 章	激流勇进	134
第 十 一 章	号子嘹亮	149
第 十 二 章	指路明灯	164
第 十 三 章	揪出示众	177
第 十 四 章	奔腾不息	194



第一章
春寒时节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正是春潮和残冬搏斗的季节。

暖融融的春风刮来了！她给灰黄色的山岭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她吹开了石崖旁的冰凌花，使一冬没有歌唱的山泉亮开了“哗啦哗啦”的喉咙。

大地，被春风唤醒了！它用微微暖气，将压在身上的积雪一块一块地化掉；为了欢迎春天的到来，它给迎春花和小桃红戴上了金黄色和粉红色的膏茭串儿，让杨树和柳树舞起了返青的枝条。

春天，以不可阻挡的威力来到了人间！但是，残冬的余寒并不肯轻易地退走。从西伯利亚卷过来的寒流，以刺骨的冷气，要将山泉的喉咙封住；它吹起的尘砂，要把强劲的松树压弯。寒流，西伯利亚的寒流，企图毁灭人间春色，复活那严冬的景象。

青石岭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一杆杆红旗卷着寒风，发出了“哗啦啦”的声响。“硬骨头队”、“青年创业队”、“铁姑娘队”的鲜艳队旗插在山坡上。抡锤打钎的、搬石叠坝的、挑筐担土的、推车运石的、抬夯砸基的，个顶个儿都是龙腾虎跃。“嘿哟！嘿哟！”的号子声、“加油！加油！”的追赶声、扁担的“吱吱”声、独轮车的“吱扭”声及拖拉机的“突突”声和远处“轰隆！轰隆！”的开山炮声，把整个工地抬了起来。

工地中间的山岗上，插着一杆光辉耀眼的大红旗。旗

上，绣着“农业学大寨”五个金色大字。旗下，有一个虎虎势势的小伙子，抡着大镐，“吭吭”地刨着梆硬梆硬的冻土层。小伙子名叫雷宏海，今年二十七岁，是县城农机厂的钳工，机械车间党支部委员。他生得粗壮墩实，穿一套深蓝色的大号劳动服。那黑里透红的方脸堂上，有着两条浓黑的眉毛和一对深邃、刚毅、闪烁着光亮的大眼睛。

今天是雷宏海的换休日。他听说自己家乡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一大早，便背着白帆布工具袋，赶到工地，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了解农业机械的使用情况。入厂八年来，雷宏海的每一个休息日，都是背着工具袋，在农村、在修理拖拉机和各种农机具的义务劳动中度过的。他的脚步，踏遍了全县的山山岭岭；他那晶莹闪亮的汗珠，洒在乡村的社社队队……

雷宏海抡着大镐，一个劲儿地刨着。一会儿，手腕子被震得麻酥酥的，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串串震落在地上。那坚硬的冻土层，并没有破碎，只留下了密密麻麻的一些窟窿。雷宏海一点儿也没有泄气，倔强地咬着牙，抡圆了铁柱子一样的胳膊，鼓足了浑身力气，“吭吭”地向着冻土刨去……

“宏——海……”

山岗下面传来了喊声。随着喊声，奔来了一个六十七、八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名叫高老成，是青石岭大队的贫协主任。他白发银须，铜红色的脸堂上，皱纹很深，象刀子刻过似的。两条象小刷子似的眉毛下，一对大眼，明亮有神。别看这老人年过六旬，却是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落，身子骨非常结实。高老成拎着一把白铁壶，急急忙忙，跑到雷

宏海跟前，一把摠住大镐，用爱惜的声音说：“看你这孩子，就是不知道累！哪次回来，总是闲不着，不是干农活，就是检修农具。当了工人，还老摸这农活家什，看把你累的，可脸淌汗，快擦擦！”

“农机工人嘛，忘了农字还行！”雷宏海停住镐，接过高老成递过来的羊肚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笑呵呵地说，“老高爷爷，我觉得当了农机工人，更应该经常到农村来，干干农活，拚拚力气，尝尝滋味儿，有好处！”

“尝尝滋味儿？”高老成瞅着雷宏海累得红扑扑的脸堂，笑着说：“嗨嗨，要说滋味儿呀，就是个累！”

“就是要尝尝这累的滋味儿嘛！这滋味儿，能叫我不忘农业这个根基，增强责任心哪。”雷宏海说着接过了高老成递过来的一大碗白开水，咕嘟咕嘟地喝完，用手背抹了抹嘴巴，深有感触地说：“老高爷爷，贫下中农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学大寨的革命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可是，镐刨锹挖拚体力，该有多么笨重啊！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们农机工人，有责任给社会主义农业插上两只金翅膀，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啊！”

听了雷宏海的话，高老成心里甜丝丝的。宏海这孩子，三岁没妈，九岁时，爹爹雷振宇就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是高老成一手把他拉扯大的。看见雷宏海对贫下中农、对农业生产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高老成心里头怎不象翻倒了蜜糖罐，甜的往外淌呢！他激动地说：“宏海，你说得对！农业集体化，这是头一步；第二步呢，就得搞机械化。有了机械化，农业生产就插上了一对翅膀，飞得高，飞得快！”高老成

说到这里，用手指着山坡上正在作业的东方红——54型拖拉机，兴奋地说：“宏海，你看那台铁牛，多有力啊！走，咱们去看看。”山坡上，一台鲜红鲜红的拖拉机，牵引着一台治山犁，在山坡上作业。治山犁把它那沉重、锋利的犁头，“咔嚓”一声插进硬梆梆的坡地里。“突突突！”拖拉机轰鸣着，一阵撒欢儿，枯树根被翻了个儿，二盆大的青石头被治山犁的犁头轻轻地掘了出来，叽哩骨碌地滚到壕沟两旁。眨眼之间，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便出现在山坡上。壕沟刚刚开出来，又一台鲜红鲜红的“锦江号”轮式拖拉机，后边悬挂着一台筑埂犁，紧接着跟了上来。“锦江号”用液压装置把筑埂犁的铧铲插进壕沟里，“突突突！”那壕沟立刻变成了光溜、结实的坝埂。

看着这情景，高老成兴致勃勃地说：“宏海，我算了一下：用拖拉机撩壕、筑埂，一天能顶上千个棒小伙子。照这个快蹬劲儿，治好咱们大队的十几座山头，还犯愁吗？可有的人，跟咱们想的不一样。就说我们管副业的副队长邹贵富吧，他看我们治山治坡，就唱对台戏。说什么整天鼓捣青石头、土块子，能挣多少钱？他串拢一伙人，成立了小车队，到城里拉脚搞外快！”

听了高老成的话，雷宏海深沉地点了点头，心里想：农村里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很激烈啊！

看着拖拉机发挥的巨大威力，雷宏海若有所思地问：“老高爷爷，这两台拖拉机还好使吗？”

高老成回答说：“那台‘东方红’还行，‘锦江号’差劲啦！我们打算把这几个山头治完，六月份让它‘住住院’，

大修大修！”

雷宏海又问：“老高爷爷，万一拖拉机没等‘住院’就出了毛病，您打算怎么办哪？”

“嗨嗨，我犯愁的也是这事儿。宏海呀，眼下咱们队的拖拉机虽说还没出啥毛病，可也备不住啊！人吃五谷杂粮，有时候还得病长灾呢，何况拖拉机啥活都干，还能不坏？”高老成说到这里，想起了什么，“宏海呀，岭南杏树洼大队的拖拉机坏啦。今个早上，他们王队长背着一个盆齿，急火溜星地上县去修，不知咋样？我说宏海呀，你不兴跟钱治国建个议，在厂里成立个修配车间，专门给拖拉机啥的扎鼓病吗？”

高老成的话，触动了雷宏海的心思。半年前，他和方朴纯等工人，曾经联名给厂部写了一份建议成立修配车间的报告。报告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使工厂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大力开展拖拉机和各种农机具的修配工作；二是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形势的需要，从开展拖拉机和各种农机具修配工作的长远观点出发，准备自己制造一台震动焊机床，解决修配中的设备问题。报告打上去已经半年多了，雷宏海曾经追问过多少次，可厂长钱治国总是不说准话……想到这里，雷宏海有些着急地说：“老高爷爷，成立修配车间的建议，我们早就提上去了。可钱厂长，总是‘研究研究’的，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知要研究到什么驴年马月，真够呛！”

“要真是这样，就得和他说道说道。”高老成挥着拳头，有些激动地说，“宏海呀，这些年，我是越来越看透

啦，不管干啥事儿，都得斗！顺顺当当的事呀，没有！你想顺当，有人就是不让你顺当，给你挡道，给你下绊子。你不斗，事儿就办不成。搞合作化那阵子，咱们斗来着；成立人民公社那会儿，也是个斗；搞机械化，也得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要搞机械化。手里钱不够，咋办？贫下中农凭着‘穷棒子’精神，往‘山上’跑，想从‘山上’往回牵铁牛。可邹贵富，却拿着‘申请’，带着‘账单’，往信贷社跑，想来个‘伸手牌’的。我们和他斗，斗赢啦！铁牛牵来以后，我们往农业生产上用劲儿，可邹贵富却吵吵什么‘使不了，用不上’，想叫拖拉机去拉脚、包工、搞外快，我们还得和他斗。宏海呀，干啥事儿非得斗，七斗八斗，就斗出来啦！”雷宏海仔细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

这时，山脚下的大道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背着一件东西急火火地走过来。看样子有些赌气嚷嚷的。

雷宏海看得清楚：那不是杏树洼大队的王队长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雷宏海奔到中年汉子跟前，急切地问：“王队长，盆齿修好了吗？”

王队长刹住脚步，把盆齿往地上一撂，用棉袄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珠子，气呼呼地说：“你们钱厂长，连厂子的大门都不让进，还能给修件？”

原来，王队长背着盆齿，翻山越岭，赶到了县城农机厂。到那儿一看，厂门前，正有不少大小车辆，拉着各种农机具，要求修理。可是，厂门关得死死的，来修理农机具的社员进不去。他们叫门，喊门，敲门，砸门，急得火烧火燎

的！老半天，钱治国从旁边的小门洞里钻了出来，他象是有什么急事儿，转圈儿扫了一眼，不耐烦地说：“你们闹哄什么，嗯？我们这是国营工厂，不是大车店！”大伙儿吵喊着说要修理农具，王队长挤到前边，把掉了牙的盆齿端给钱治国看。钱治国瞅了一眼，带搭不理地说：“我们这个五百多号人的厂子，要是忙活这几个‘牙’，喝西北风都喝不上溜儿来！你们要修配，还是另想门路吧，潘副县长等着我核计事儿呢。”说着，穿过人群，向县人委的方向去了。气得王队长和来修理农机具的社员们一块儿，找了纸笔往厂门上给他糊了一张大字报……

王队长想起刚才的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把手搓得“刷刷”响：“宏海呀，农机厂，在咱县里是蝎子屎——独一份儿。让我们到哪里想门路啊？除非到外县哪！咳，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春耕大忙的季节也快到啦，拖拉机趴一天‘窝’，就少修一百多亩梯田，少播二百多亩地呀！咳咳，这……这叫哪家的厂子，唉……”

“这叫哪家的厂子！”王队长的话，象铁锤一样，重重地砸在雷宏海的心上。看着那掉了牙的盆齿，雷宏海的心象被牙咬了似的疼……

高老成气呼呼地说：“宏海呀，我看非得斗啦！不管他是厂长还是县长！”他把大手使劲儿一挥，指着立在道旁的一块大幅标语牌子，愤愤地接着说，“别怕他资格老、官儿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咱就斗！吴晗不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吗？我们贫下中农也和他斗上啦！有人不让批，我们也批上啦！你看——”

雷宏海一看，只见标语牌上，用斗大的墨笔字写着——
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罢官》！

看着大标语，雷宏海沉思着……忽然，他把盆齿往白帆布工具袋里一装，猛地背在宽厚的肩膀头上，坚定地说：

“老高爷爷，王队长，我把它背回厂里去修！”

“厂里不是还没有修配车间吗？”高老成说。

“放心吧，修配车间一定要成立起来！”

王队长耽心地说：“钱治国要是不让呢？”

“那我们就和他对着干！”

听了雷宏海铿锵有力的话，高老成激动极了。他上下打量着宏海，宏海的身子骨是结实的，肩膀头是硬硬的，浑身好象喷放着一股烤人的热劲儿！于是，大声地说：“好，宏海，有志气！有你爹那股子劲儿！”

雷宏海迎着寒风，顺着崎岖的山路，甩开了大步。

高老成和王队长目送着雷宏海往山岭上攀登的英姿：那白帆布工具袋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红字儿，象一团火苗儿在跳动，在燃烧……

县城依山临水，是个风景很不错的地方：它的北面，是一道东西走向、绵延起伏的山岭。墨绿色的山岭中间，高高地耸立着两座青虚虚的山峰。漫山遍岭的青松翠柏，把山岭和峰峦打扮得毛绒绒的，远远望去，就象一头特别大的骆驼卧在那里。因此，这儿被称为“驼峰岭”。县城的南面，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过了“雨水”，冰封的河面一开化，滔滔的河水卷着冰块，由西往东，发出了“嘎嘎”的巨响，

犹如千万匹骏马在奔驰，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奔马河”。奔马河上，架着一座用青石建筑的多孔拱桥。桥南头，顺着油漆马路穿过繁密的龙须柳树丛，是一座火车站。长龙似的列车满载着附近新海煤矿的乌金，响着震耳的汽笛，穿梭般来往。桥北头，顺着钻天杨成排的林荫大路，就会走进县城。

这时，在奔马河大桥上，有五、六辆用小毛驴拉着的小铁轮车象蜗牛似地爬行着。那小铁轮车的两个轮圈和轮圈里的车条是用带型钢材和铁筋焊制的，本来又笨又沉，再加上车斗子里装满了铁锭和钢材，越发显得笨重了。

“驾！驾驾！……吁吁！……驾驾！……这驴子！……”赶车的老板子，把小鞭杆子晃得溜圆，一边吆喝着，一边不干不净地骂着驴子。那干瘦的小毛驴弓着腰，鼻子眼里喷着粗气，浑身的毛管水淋淋的，四只蹄子使劲蹬蹠，那铁轱辘象啃住了路面似的，“咔嚓，咔嚓”好不容易，才走过了大桥。桥北头的路面是一个大陡坡。这几辆小铁轮车说啥也骨碌不上去了！

“叮铃铃！”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从后边赶来，一直冲到小铁轮车队的跟前，随着“吱”的一声抱闸响，跳下一个四十四、五岁年纪的人。他头戴一顶灰制帽，有点儿耷拉遮儿，带蒜头疙瘩扣的黑色便服外面，套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棕色制服。黑黢黢的瓜子儿脸上，一对机灵的三角眼睛闪着惯于算计的眼光。这个人，就是邹富贵。他一下车，先把挂在车把上的一只黑色手提兜儿往里头挂了挂，惟恐出溜下来。看着小铁轮车直打悞，听着赶车的直骂驴子，邹富贵

有些恼火，冲着赶车的喊叫起来：“你们光晃当鞭杆子干啥？毛驴子不通人语，你们还不懂人事儿？车上预备的帮套是干啥用的？”邹贵富喊着，把头一辆小铁轮车上的帮套摔下来，一边往赶车的肩膀头子上套，一边往后喊，“都把帮套套上，帮着毛驴子拉车！真是的，要想多挣钱，不下力气还行！”

听了邹贵富的喊声，几个赶车的虽然不太心甘情愿，还是把帮套套上了。

邹贵富拍打拍打手，露出了一点儿笑模样，说：“这就对了嘛！往后，咱们的车队还要扩大，不给人家农机厂欢点儿干，就捞不着好处！我有事儿，先走了。”说着，骑上自行车，奔县城去了。

看着邹贵富骑车远去的背影，头辆车的老板子把帮套摔下来，狠狠地往路上一掼，气呼呼地骂道：“他妈的！把我们当驴使！搞这份副业呢，不如回去治山！”

“可不是咋的，真遭罪！”

“咱们汗珠子一把一把地甩，可钱呢，一把一把地往他自个儿的怀里揣！赶明个我得回去问问，他往队里交多少钱？”

“对！不能让他蘸香油！”

“咱们歇一会儿，喘口气！”

“……”

几个车老板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全都撂下帮套，摔在路上……

雷宏海背着白帆布工具袋，一路小跑，走上了奔马河大

桥。当他来到桥北头，看见了这几辆小铁轮车和围坐在一堆儿的乡亲，便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走到跟前，看了看小铁轮车上装着的铁锭和钢材，纳闷地向头一辆铁轮车的老板子问：“我说白发大哥，这是从哪儿拉来的呀？”

“哎，从新海煤矿拉来的呗！”那个名叫白发的老板子答应着。

“往哪个单位运？”雷宏海追问了一句。

“咳咳，宏海，你不知道吗？往你们厂子运啊！”

车老板子们七言八语地告诉雷宏海：听说，你们厂子生产供销科科长胡仲叶和煤矿订了合同，要搞什么带料加工。因为厂子的运输力紧张，经钱厂长同意，把这活计包给了邹贵富。但邹贵富见小铁轮车少，还想扩大小车队，打算找钱厂长核计核计……

“和煤矿订了合同？搞带料加工？扩大小车队？……”雷宏海一边听着，一边寻思着。

当他看见摔在地上的帮套时，笑着说：“这是咋回事儿？你们不想跟邹贵富干啦？”

白发不满地说：“宏海，不瞒你说，跟邹贵富搞这份副业，憋气，窝火，活受罪！”

“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和邹贵富一刀两断！”雷宏海语重心长地说，“社员不想法种地，好好学大寨，直劲儿到外头来抓挠钱，这可不是正路啊！我刚从队上来，咱们那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真热火，男女老少齐上阵，都在为农业学大寨出力，那才叫大干社会主义呢！白发大哥，我看，你们应该回去！”

白发说：“刚才我们还唠扯回去的事儿呢！宏海呀，有的人怕邹贵富给穿小鞋，拿不准主意！”

“怕他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就应该斗争！老高爷爷准备发动队里的社员们，教育教育邹贵富呢！”

“那好，我们几个核计核计，不能再干啦！”有个中年人说。

“对，不能走这邪门歪道啦！”

“……”

雷宏海又鼓励了一番，便背着白帆布工具袋，大步溜星地踏上了往县城去的大路。



第二章
初试锋芒

县城的街道非常整齐。马路两旁，长着一排排树干笔直的白杨。县城十字街的四角，分别座落着百货公司、食品公司、五金交电公司和邮电局的大楼。十字街中心的大花园里，直立着一根电柱，电柱上面，架着四只高音喇叭，不断地向县城的四面八方传播着来自北京的声音和祖国各地的新消息。县城里，人来车往，熙熙攘攘……

从县城十字街往东走一段路，过了废品收购站，路南就是县农机厂。“呼呼”直刮的北风，吹打着工厂的黑漆铁门，两扇薄铁板焊制的大门被风鼓得直响。大门旁边的方形水泥门柱上，一块白底儿黑字的竖条木头牌子被风刮得直劲晃荡。那木头牌子早已脱漆褪色，显得浑浑花花的。“农机”二字，已经看不清了，只有“厂”字，还能看出点笔划来。不知底细的人真不知这是个什么工厂。

雷宏海走到厂子门前。厂门，死死地关着。来修理农具的大小车辆不见了，大概都象王队长那样，憋了一肚子气，找别的“门路”去了吧？黑漆铁门上，糊了一张大字报，署名贫下中农。上面写道：

不给修农具，
不让进工厂，
挂羊头，卖狗肉，
搞啥鬼名堂？

看了这张一针见血的大字报，雷宏海的心里顿时翻腾

起来！贫下中农质问得对：农机工厂不务农，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哐”的一声推开旁边的小角门，一头闯了进去！

这个县的农机厂，规模还是不算小的：四幢高大的红砖白瓦人字脊主厂房，分别座落在厂区四面，把工厂围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座北朝南的厂房是铸造车间，车间前面有暖风炉、冲天炉和电弧炉；座东朝西的厂房是锻造车间，前面是一溜煤气加热炉；座南朝北的厂房是机械车间，前面有一片产品组装场；座西朝东的厂房是成品仓库，库门紧紧地关着，挂着一把铁皮大黑锁，通往库门的土路上，荒草在风中抖动。在厂区正当央，一片用榆树毛子剪成的“围墙”里，有一座不大的二层小白楼，生产供销科、技术检查科、财务科设在楼下，厂部会议室和厂长办公室设在二楼上。

这座工厂的前身，原是伪副县长汤元茂的“万利铁工厂”。解放后，这座工厂收归国有，变成了地方国营的一座农机厂了。当年“万利铁工厂”的“经理室”，早已挂上了“厂长办公室”的牌子，汤元茂的沙发转椅上，坐上了厂长钱治国。

快到五十岁的钱治国，是个白净净的矮胖子。他刚从副县长潘复久那里回来，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此刻正美滋滋地坐在沙发转椅上，从深灰色的吊兜服衣袋里掏出带锡纸的香烟和精致的打火机，“咔”地一声打着火，点着叼在薄嘴唇上的香烟，一边喷着烟圈儿，一边问：“老胡哇，雷宏海贴的那张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厂子阶级斗争盖子的大标语，